

# 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排泄叙事与伦理规训

## The Ethical Body and the Natural Body: Excretion Narrative and Ethical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何俊 (He Jun)

**内容摘要:** 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理论框架，结合福柯的身体规训理论、生态伦理及身体现象学，系统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排泄叙事及其伦理意涵。论文提出并论证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这一对核心概念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排泄叙事不仅是权力规训个体、构建文明秩序的微观政治焦点，亦是生命与土地进行能量交换、确认生命归属的本体论象征。在现代性语境下，这两种身体观念陷入深刻的悖反与拉锯，同时，文学也通过土地的永恒循环、民间的生存智慧与后现代的戏谑姿态，探索了二者和解与超越的潜在路径。

**关键词:** 排泄叙事；身体伦理；土地伦理；规训；中国当代文学

**作者简介:** 何俊，滇池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本文系云南省课程思政示范课“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云南省一流本科课程项目“滇池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项目批号：2024-5-308】、滇池学院2024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融入中文系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全过程的研究与实践”【项目批号：2024XJJG05】的项目成果。

**Title:** The Ethical Body and the Natural Body: Excretion Narrative and Ethical Discipli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Employ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Foucault's theory of bodily discipline, ecological ethics,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unique Excretion Narrative and its ethical impl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t proposes and demonstrat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ethical body" and "the natural body."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Excretion Narrative serves not only as a focal point of micropolitics through

which power disciplines individuals and constructs a civilized order but also as an ontological symbol for the exchange of energy between life and the land, affirming a sense of existential belonging. With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these two conceptions of the body are caught in profound paradox and tension. Simultaneously, literature explores potential paths for their reconciliation and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 eternal cycle of the land,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folk survival, and a postmodern stance of ridicule.

**Keywords:** excretion narrative; body ethics; land ethics; disciplin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uthor:** He Jun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ianchi College (KunMing 650228,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37502107@qq.com).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从莫言笔下污秽与生机并存的“高密东北乡”，到阎连科作品中作为生存绝境与荒诞反抗舞台的“粪坑”“尿池”，再到余华《活着》里连接人与土地的“粪缸”，以及王朔《看上去很美》中作为规训与反抗媒介的“排泄物”——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排泄叙事<sup>1</sup>，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排泄叙事根源于20世纪文学理论的身体转向，并在中国先锋文学本土化实践中集中凸显了出来，这些逾越了传统美学与文明禁忌的“不洁”书写，绝非简单的审丑炫奇或自然主义的粗鄙展示。在其生理性、物质性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伦理命题：它们生动地呈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对现代性进程中文明规训、乡土伦理崩解以及生命本体意义的持续叩问。所谓“伦理的身体”，是指在特定社会权力结构与文明规范中被编码、被塑造的身体，它遵循着一套关于“洁净”“得体”与“秩序”的伦理法则，是福柯所揭示的“规训权力”作用的直接对象；同时，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伦理选择”的标志体现。而“自然的身体”，则指向前文明的、与土地、生命本能和原始生命力相连的身体状态，它代表着一种未被完全规训的、质朴而强韧的自然伦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排泄叙事，恰恰成为了这两种身体观念及其背后伦理体系交锋的临界点。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作家们不仅批判了外部制度对个体身体的微观治理，也追寻着在现代化浪潮中日渐失落的人与土地、生命与自然的本源连接，以及在面对这两种身体时，人的“自然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博弈；从而赋予了“排泄”以丰厚的伦理意涵与批判性力量。

1 本文所指“排泄叙事”，属于当代中国文学中“身体叙事”的一个衍生分支，指对人体排泄过程及其相关元素的文学表现形式。具体包括：行为层面（如排便、咳痰、失禁等行为）；场所层面（如粪坑、厕所等场景）；产物层面（如粪便、尿液、痰液、屁等产物）；以及相关语言层面（如“屎尿屁”语言）。

本文将立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域，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相关代表性文本为分析对象，系统梳理排泄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呈现方式与演变脉络。论文旨在论证：排泄叙事是作家们用以探讨“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复杂辩证关系的关键媒介，它既是权力规训的焦点，也是自然生命力的象征，更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剖析，本文试图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以其独特的美学实践，参与到关于个体自由、文明代价与生命归属等根本性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之中。

### 一、伦理的身体：排泄与文明规训的微观政治

人的身体，自步入文明社会伊始，便不再是纯粹的自然造物，而是成为了权力规训与伦理编码的首要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排泄行为及其产物，因其原始的、不受控的特质，首当其冲地被卷入文明化的进程，成为了构建“伦理的身体”的关键场域。按照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的观点，粪便在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成为了文明的对立面，成为了公共权力视野范围内最典型的眼中钉。无论是具象的粪便本身，还是抽象的“屎尿屁”语言，都是公共权力专政的对象。<sup>1</sup>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中，排泄恰恰成为了展示这种微观政治运作的生动标本，它揭示了权力如何渗透至最私密的生理领域，将自然的身体功能改造为合乎社会规范的伦理实践。

#### （一）《看上去很美》：制度化的肛门与儿童的驯化

在王朔的《看上去很美》<sup>2</sup>及其电影改编中，幼儿园的“小红花”制度，是一个精密的规训装置。它将一系列日常行为，包括排泄，纳入了一套可视化的奖惩体系。影片中，老师明确宣布，获得小红花的标准包括“按时上厕所”、“不尿床”和“饭前便后洗手”。于是，排便这一生理需求，其时间、地点和后续清洁，不再由个体的自然节律决定，而是被严格纳入集体作息的时间表与卫生规范之中。

主角方枪枪，因为没有上过小班，直接来到中班，所以作为规训体系的“闯入者”，其困境集中体现在排泄这一环节。影片中，他因未能成功在指定时间排便而焦虑地询问：“那会不会扣我小红花呢？”<sup>3</sup>这一细节极具象征意义：他的担忧并非源于生理上的不适，而是源于对制度惩罚的恐惧。权力通过小红花这一物化符号，成功地将外部规训内化为个体的自我审查。正如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权力”的生产性，它不仅仅满足于压制，更致力于塑造“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sup>4</sup>在这里，一个符合规范的、“文明”的

1 参见 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 参见 王朔：《看上去很美》，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

3 参见 张元导演的电影《看上去很美》的第15分钟。

4 参见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0页。

儿童，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肛门括约肌、并使其行为符合集体时间表的儿童。方枪枪后续的尿床行为，则可被视为其无意识领域对这套严密规训系统的本能反抗，用方枪枪的话来说，他撒尿，是想要用尿液冲走“吃人的大妖怪”<sup>1</sup>，他以失控的、流淌的排泄物，短暂地冲破了制度的牢笼，成为了伦理驯化身体的最典型的案例。

## （二）《白鹿原》：儒家礼教中的污秽惩罚与身体规训

区别于制度对儿童身体的伦理规训，在陈忠实的《白鹿原》<sup>2</sup>中，田小娥的命运提供了儒家礼教对女性身体进行微观规训的典型例子。小说通过宗族对她的惩罚，将粪便与污秽作为“不洁”的物质工具，揭示了传统文明规范如何将排泄产物转化为权力执行的媒介，既维护了宗族伦理秩序，又暴露了规训对个体本能的深刻压抑。

田小娥的私情暴露后，宗族以极端方式处理她的身体，将其关入猪圈并遭受泼污秽与粪便的羞辱。这一场景中，粪便不再是单纯的生理产物，而是被礼教征用为规训的象征物：权力通过强制性的污秽返还，迫使个体身体体验“不洁”的耻辱，从而内化洁净与得体的伦理标准。猪圈这一原本用于动物排泄的场所，被转化为对人类身体的惩罚场域，宗族长辈与村民的集体行动则体现了微观政治的运作——规训并非来自抽象制度，而是渗透到日常舆论与物质实践之中。

这一污秽惩罚的辩证性在于：它一方面强化了儒家礼教对家族纯洁与社会秩序的维护，避免了道德规范的崩解；另一方面，却以残酷方式异化了自然的身体，将田小娥从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个体，贬低为宗族眼中的污染载体，导致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这种处理生动体现了排泄叙事在传统语境下的伦理意涵：粪便作为最原始的“不洁”，成为文明规训个体、构建伦理的的关键媒介。

在幼儿园、猪圈等不同场域中的排泄叙事，揭示了“伦理的身体”被建构与被规训的微观政治机制。无论是通过制度化的奖惩、意识形态的压抑，还是社会身份的约束，排泄都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焦点，它清晰地标记出自然本能与社会规范之间的边界，以及个体在被迫穿越这一边界时所承受的张力、扭曲与痛苦。

## 二、自然的身体：排泄与土地伦理的生命循环

在与权力规训的“伦理的身体”相对的另一极，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排泄叙事，同样深刻地指向了一个前文明的、与土地血脉相连的“自然的身体”。这一维度下的排泄，不再是需要被隐匿和规训的污秽，而是生命参与自然能量循环、确认自身归属于土地的原始而庄严的仪式。它呼应了生态伦理学中“土地伦理”的基本诉求，即应将人类视为生命共同体中的平等一员，而非征服者：

1 参见 张元导演的电影《看上去很美》的第 45 分钟。

2 参见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

同时，它也体现了身体现象学所揭示的肉身与世界的交融互渗，即我们的身体本质上“在世界之中”。<sup>1</sup>在此视角下，排泄物是身体返还给土地的馈赠，是生命循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 （一）《活着》：粪便作为“土地-生命”的图腾

余华的代表作《活着》<sup>2</sup>的开头，徐老爷子于村口粪缸上的排泄行为，被赋予了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感。他并非如“文明人”般在私密的马桶上完成此事，而是坚持“跟牲畜似的喜欢到野地里去拉屎”（4），并要“看着天色慢慢黑下来，罩住他的田地”（4）。这一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生理需求，成为一种确认土地所有权与生命归属感的象征性实践。粪便在此，如同动物用以标记领地的排泄物，是身体与土地建立连接的、最原始也最直接的物证。

文本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是，当福贵输光家产，土地易主之后，徐老爷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粪缸上摔下身亡。他的死亡，直接源于“他已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10）这一残酷事实，这一细节形成深刻的“伦理结”——“自然的身体”与土地的脐带被现代化进程剪断，导致徐老爷子的伦理选择仅剩死亡以确认归属。徐老爷子的粪缸，因而成为了一座“土地-生命”的图腾，他的死亡则宣告了与这一图腾分离后的“自然的身体”的终结。“他预视到了自己的死亡。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掉下来，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掉下来。他和土地的连接，被永久地切断了。土地是徐老太爷的灵魂，粪缸就是土地的图腾”（何俊、舒云鹤 1-3.）。

#### （二）《丰乳肥臀》：生殖、排泄与土地的丰饶哲学

莫言的《丰乳肥臀》<sup>3</sup>将这种“自然的身体”哲学推向了一个更为庞杂、野性的高度。在莫言的笔下，生殖、排泄与土地的丰饶被有意地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生命力的狂欢图景。小说中，上官鲁氏的难产场景将生殖与排泄意象有意混杂在一起。作为上官家族的母亲，她在生育九个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身体的极度扭曲与分泌：血水、羊水、经血与粪便般的污秽物交织涌出，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生殖的痛苦与丰饶，还将排泄作为生命能量返还土地的直接象征。在莫言笔下，这种混杂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描述，成为对原始生命力的颂扬——排泄物如同腐殖质，滋养着土地的蓬勃生机，模糊了“洁净”与“污秽”的界限。

而这种丰饶哲学，正建立在对一切“洁净”与“污秽”的人为区隔的消解之上。小说中，人物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总是与粪尿、经血、腐肉等意象交织在一起。莫言并非意在颂扬污秽，而是通过这种混杂，还原了一个前现代的、未经文明伦理彻底过滤的生命本真状态。在这里，排泄与生殖一样，是土地蓬勃生机在身体上的直接映照。正如肥沃的土地需要腐殖质的滋

1 参见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4页。

2 参见 余华：《活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

3 参见 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

养，强韧的生命也必然包孕着这些被视为“不洁”的代谢物。这生动体现了“斯芬克斯因子”<sup>1</sup>中兽性因子（原始的生殖与排泄本能）与人性因子（母亲的坚韧、家族的延续意志）并非对立，而是在土地伦理中融合为一股完整的生命力。这种叙事策略，构成了一种粪便学的形而上学<sup>2</sup>，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粗粝感，捍卫了“自然的身体”及其所代表的混沌而强大的生命力。

从《活着》中的生命图腾，到《丰乳肥臀》中的丰饶哲学，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自然的身体”通过排泄叙事所构建的生命与人体的哲学关系。在这一谱系中，排泄是生命回归土地的通道，是原始生命力的赞歌，也是在文明夹缝中寻求生存的最终依据，与“伦理的身体”形成了深刻的对话与对峙。

### 三、悖反与困境：两种身体的伦理拉锯

正如方枪枪用撒尿来对抗制度，作为文明规训焦点的“伦理的身体”和作为生命本源象征的“自然的身体”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常常陷入一种充满张力与悖论的复杂拉锯。这两种身体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相互渗透、扭曲与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层的伦理困境。

#### （一）《红蝗》：作为“审丑”美学的伦理反抗

莫言的《红蝗》<sup>3</sup>是展示这种悖反的典型文本。主人公经常自嘲为粪便一般的存在，认为迟早要被大都市给排泄出去。甚至扬言，都市的粪便臭不可闻，而农村的粪便芳香四溢。这种审丑书写，并不简单的是以左拉为代表西方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新版本，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及审美实践。通过将那些被主流美学和文明伦理所压抑、所排斥的“不洁”之物推至前台，莫言在进行一场美学的“祛魅”与“复魅”。

他以此粗野而蓬勃的“自然的身体”意象，对抗着某种僵化的、虚伪的“伦理的身体”规范，肆意嘲弄以钢筋水泥为代表的现代法则。正如巴赫金在论述狂欢节文化时所指出的，降格与褻渎的行为本身即是对官方严肃文化的颠覆与革新。<sup>4</sup>在《红蝗》中，粪便的意象成为了一种反抗的武器，它冲击着被过度“文明化”的审美趣味与伦理准则。然而，这种反抗本身也陷入了一种悖论：为了打破旧的伦理枷锁，它不得不倚重于被该伦理定义为负面和低级的事物。这种以“丑”抗“美”、以“自然”反“伦理”的策略，虽然在美学上取得了爆炸性效果，但在伦理层面上却呈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姿态：在小说结尾，主人公“我”在城市和农村的夹缝里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随即发出了“人非人，社会也就是非人的社会，人吃人，社会也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33（2011）：1-13。

2 参见 张闳：《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150-180。

3 参见 莫言：《食草家族》，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

4 参见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

就是吃人的社会”的感慨（159）。作品未能提供新的、建设性的伦理方案，从而揭示了反抗本身所内含的破坏性与不确定性，以至于作品的结局，也指向了虚无和空洞。

### （二）《丁庄梦》：作为惩罚与救赎的双重隐喻

阎连科的《丁庄梦》<sup>1</sup>则将排泄叙事置于一个更为绝望的现代性悲剧之中。在中原艾滋病村“丁庄”这个被现代发展主义伦理所遗弃的绝境里，“血”与“粪”的意象交织在一起，共同书写着生命的溃败。“血”象征着被污染的生命内部、无法控制的疾病与死亡；而“粪”则关联着土地，象征着或许唯一可能的、也是最终极的归宿。

在这里，排泄物呈现出双重隐喻。一方面，它是惩罚的印记。丁庄人的身份在疾病与现代性风险下崩塌，他们原本作为农民的生存定位，被资本逻辑与发展主义伦理彻底剥夺，转为“被遗弃者”的边缘身份。疾病的症状、身体的腐烂与失禁，如同一种持续的、可见的惩罚，标记着他们被排除在正常社会伦理保护之外的悲惨境遇。另一方面，土地与粪便所代表的循环，又暗示着一种原始的、近乎虚幻的救赎可能。“血”象征人性因子（理性与规范的残余，在污染中扭曲），而“粪”则代表兽性因子（原始本能的回归，在绝境中爆发），二者冲突形成不可解的伦理结，凸显人物面临的伦理选择极为有限——是屈从资本的伦理身份崩解，还是无奈回归土地的原始循环？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回归土地，他们的身体与排泄物一同融入泥土，这既是生命的终结，也是在现代性伦理全面失效后，向“自然的身体”及其所属的土地伦理所做的一种悲怆而无奈的回归。这种回归并非《活着》中那种生生不息的循环，而是一种崩溃后的寂灭，深刻地揭示了在发展的神话破灭后，“自然的身体”及其伦理亦无法提供真正出路的现代性困境。

### （三）《废都》：规训失效与伦理失据

作为上述困境的延伸，贾平凹《废都》<sup>2</sup>中的庄之蝶则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在时代剧变中的身体与伦理困境。庄之蝶试图在传统士大夫情趣与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但其身体却呈现出全面的“失能”与“失禁”状态。他的性无能、精神萎靡以及在情欲与世俗事务中的狼狈不堪，是其“伦理的身体”陷入危机的集中体现。

他所接受的传统与现代的伦理规训在此刻双双失效，无法为他的存在提供稳固的支点。于是，他的身体不再是承载“道”的器皿，也不是充满生命力的“自然”之躯，而成了一个在两种规训体系夹缝中无所适从的、空洞而颓败的符号。他的排泄不畅、反复咳痰、呕吐（如便秘的暗示）与情欲的淤塞形成同构，共同隐喻了知识分子话语与精神的双重“淤塞”。庄之蝶的困境表明，当“伦理的身体”所依附的价值系统崩塌，而“自然的身体”又因

1 参见 阎连科：《丁庄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

2 参见 贾平凹：《废都》，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文化的隔阂而无法真正回归时，个体便会陷入一种深刻的伦理失据与存在性焦虑之中。

#### 四、消解与和谐：排泄叙事中的身体和解与伦理超越

在对“伦理的身体”的规训与“自然的身体”的本源进行剖析，并揭示其现代性困境之后，一个必然的追问是：在这两种身体观念的剧烈拉锯中，是否存在妥协与出路？本节探讨两种可能的路径：从土地循环的救赎，到民间坦然的和谐。

“道德和文学之间绝非对立关系（……）为文学的产生与存在提供合理性，是一种生发性的引导力量”（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121）。中国当代文学的排泄叙事，在展现了足够的批判锐度与悲剧深度之余，也确实尝试描绘了某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这种“出路”并非一种简单的折衷，而是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面向：在宏大的土地循环中实现历史的救赎，在朴素的民间日常中达成韧性的坦然，以及在后现代的戏谑狂欢中对一切对立进行彻底的消解。

##### （一）《生死疲劳》：土地循环对历史暴力的消解与救赎

莫言的《生死疲劳》<sup>1</sup>提供了一种超越人类个体的宏大叙事。小说通过主人公西门闹怀着巨大冤屈在畜生道中不断轮回（驴、牛、猪、狗等）的荒诞叙事，将“自然的身体”推至极致。这些动物之躯以其炽烈、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食欲、赤裸的情欲和毫无顾忌的排泄——构成了一部对抗僵化历史与政治伦理的肉体寓言。动物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段试图将“伦理的身体”高度纯化、符号化的历史的一种讽刺与稀释。

然而，莫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让这种对抗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小说的结尾，当西门闹的冤屈最终消散，他作为“大头儿”蓝千岁获得了安宁，其叙事也重归于那片土地。这暗示了一条超越性的出路：个体所承受的、由特定历史“伦理”施加的创伤与暴力，最终可以被土地伦理下的永恒生命循环所吸纳与消解。

“在屎尿与权力之间，人的主体性形成与他和身体、和粪便的关系密不可分”（拉波特 147）。在这个循环中，死亡、腐烂、排泄与再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西门闹的愤怒与冤屈，在一次次投身于“自然的身体”（动物）并最终回归土地的过程中，被逐渐稀释、转化，融入了土地沉默而包容的节奏里。在这里，排泄叙事不再是冲突的焦点，而是生命回归本源、实现终极和解的必然通道。土地的宏大叙事，最终抚平了历史的伤痕。

##### （二）《秦腔》：民间日常中的身体韧性与和谐

与《废都》中知识分子的身体焦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贾平凹在《秦腔》<sup>2</sup>

1 参见 莫言：《生死疲劳》，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

2 参见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中所描绘的清风街图景。在这片乡土上，农民们的身体与他们的排泄行为，是日常生活里最寻常、最不加掩饰的一部分。它粗粝、真实，甚至带有一丝民间的幽默，却远离了意识形态的紧张与文明规训的焦虑。

在清风街的伦理中，存在着一种基于生存本身的实用智慧。这种智慧天然地模糊了“洁净”与“不洁”的绝对界限。排泄作为一种生理现象，与吃饭、劳作、生病、死亡一样，是生命流程中的一个自然段落。因此，在这里，“自然的身体”与乡土社会自身的“伦理的身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基于“坦然”的和平共处。这一和谐体现了清风街农民的“伦理身份”——他们在乡村语境中，通过朴素的生存经验构建一种稳定的伦理定位，避免了现代规训的异化。同时，它反映了人物的“伦理选择”：选择坦然接纳生理本能（如排泄的自然性），而非为其感到羞耻，这源于“斯芬克斯因子”的平衡——人性因子（实用智慧与理性规范）主导兽性因子（原始本能），化解潜在的伦理结。这种和谐并非通过高深的理论构建，而是源于民间生活最朴素的韧性。它不试图去征服自然本能，也不为本能而感到羞耻，只是将其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加以接纳。这种在日常琐碎中展现的身体观，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宏大冲突之外安顿身体的朴素智慧。

### 结语

通过“规训”“自然”“悖反”与“和谐”四个维度的分析，本文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排泄叙事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意涵。这些“排泄”书写，生动地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持续而复杂的博弈。它既是权力微观政治的聚焦点，亦是土地生命循环的参与者，更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症候式表达。

以排泄叙事作为切入点，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被迫分裂所导致的种种病症，更以多样化的文学实践，探索了弥合创伤、安顿身体的可能路径。无论是回归土地的永恒循环、立足民间的日常韧性，还是以荒诞消解对立，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文学在履行其批判职能之外，始终葆有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与超越性想象。

“排泄”书写生动地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之间持续而复杂的博弈。它既是权力微观政治的聚焦点，亦是土地生命循环的参与者，更是现代性伦理困境的症候式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展现了“伦理的身体”与“自然的身体”被迫分裂所导致的种种病症，更以多样化的文学实践，探索了弥合创伤、安顿身体的可能路径。无论是回归土地的永恒循环、立足民间的日常韧性，还是以荒诞消解对立，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文学在履行其批判职能之外，始终葆有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与超越性想象。这些排泄叙事体现了文学的伦理教诲功能，通过对身体困境与斯芬克斯因子冲突的展示，引导读者反思自身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在文明规训与自

然本能间寻求更完整的好生活。排泄叙事，以其特有的原始性与冲击力，迫使我们去直面那些被文明外表所遮蔽的伦理难题，去追问在种种规训与困境之下，“人”如何能够更有尊严、更完整地“活着”。这一文学现象的价值，正在于它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将伦理的思考锚定在了我们最原始、最真实的身体体验之上。

## Works Cited

-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ikhail.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Li Zhaolin and Xia Zhongxia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何俊、舒云鹤：“排泄、繁衍和死亡：人和土地的连接渠道——以余华〈活着〉为例”，《北方文学（中）》4（2020）：1-3。  
[He Jun and Shu Yunhe. “Excretion, Reproduction and Death: The Channel Connecting Man and Land—Taking Yu Hua’s *To Live* as an Example.” *Northern Literature* (mid) 4 (2020): 1-3.]
- 拉波特：《屎的历史》，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Laporte, Dominique. *History of Shit*, translated by Zhou M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33（2011）：1-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3 (2011): 1-13.]
- 张闳：《身体意识形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  
[Zhang Hong. *The Ideology of the Body*. Guangzhou: Sun Yat-sen UP, 2008.]